



## 建构面向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哲学

21 世纪已经向我们走来，人类将跨入新的千年纪元。回顾历史、检讨得失、憧憬未来已成为世纪之交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潮。现代化这一给人类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带来历史性巨变的伟大运动，已成为人们反思与建构的主题和焦点。通过回顾与反思，人们有欣喜，也有忧郁，更有对现代化的批判性建构。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现代化大业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推进力量，也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也成为人们反思与建构的对象。如何客观地评价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如何从教育的本性出发，面向未来建构全新的高等教育哲学，成为我们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 21 世纪”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关系到现代化大业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

## 现代化的忧思：并非空穴来风

现代化运动历史地发生了，并将历史地发展下去。作为对现代化运动进行理论研究的现代化理论，曾在 50—70 年代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一门显学，形成了观点纷呈、体系庞杂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其中以柏深思 (T. Parsons) 等人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最具影响力。这种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于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把“社会结构”作为描述、解释、推测或预见的重点。认为现代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现代化运动将带来人类的普遍自由与幸福。柏深思相信，西方现代性具有普世化意义，所有的现代社会，在最终出现的格局或现代性上，都将是近似的，甚至是同一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源头”、“一条路线”、“一种前景”。<sup>①</sup>此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进化论和单线发展论为基础，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二是忽视人的价值追求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把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排除在现代化视域之外，使人屈居于现代化的“工具”地位。70 年代末，西方社会科学界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研究与讨论几乎归于寂灭，现代化理论研究逐渐式微。

然而，到了 80 年代，现代化的讨论又告复活。这要归之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对“现代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直接针对结构功能主义凸现“社会结构”而忽视人的精神状况与文化多样性，对其展开了猛烈批判，从而在“人”与“文化”层面来讨论现代化问题，使现代化研究集中在“现代性”层面，使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转向为哲学与文化研究。

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在理论上，它把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思考作为源头

活水。韦伯一生的思想和学说，惟在探讨现代之起因、特质及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他一方面揭示了现代之根源性特征是“合理性”现代化的基调是“理性化”认为现代社会制度与现代意识都是理性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理性化导致了“世界的去魅”过程既剥落了神圣的力量，也铲除了人之生存的意义，使“世界中的不同价值领域处于一种无法协调的冲突情境”。他认为启蒙思想家的希望与期待——科学、理性与自由的同步成长已经落空了，理性的胜利实际上只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它并没有为人类带来普遍的自由与幸福，而是铸就了科层组织无所不在的“铁笼”。因此，韦伯对现代化持一种暧昧态度，对“现代性”特有一种悲观色调，表现出对现代化的深层忧思。韦伯对启蒙理性的深刻反思，导致了 20 世纪一连串的“启蒙批判”、“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受到韦伯的启发，从人类愈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普遍的精神危机出发，把“现代性批判”发挥到极点，向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发起了全线进攻。他们主张要打破现代性的神话，揭露现代性的虚伪承诺，解构社会理性化，摧毁现代社会结构，宣告现代化的彻底破产。从而使“现代性批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不仅是韦伯对现代性思考的赓续，而且也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二战以来，随着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发展困境和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这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环境的破坏不仅使经济发展受挫，而且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了纷繁的国际冲突和地区战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无限膨胀，人的道德精神和价值理想受到荼毒和污染……人类已无法安享现代化的物质成就了现代性的“承诺”和现代化的现实构成了绝妙的讽刺。如此下去，现代化还值得追求吗？因此，当今西方思想界的

思考‘诺亚方舟’将把人类带向何处的同时，一直进行着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工作，其中隐含着对现代化的种种忧思情绪。

尽管在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目前尚没有出现像西方社会那种以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方式表现出的对现代化的忧思和批判，但前段开展的关于‘道德滑坡’和‘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深层忧虑。

围绕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道德状况所展开的关于“道德滑坡”与“道德爬坡”的讨论，虽然发生在学者之间，但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确立一个进行道德状况判断的“参照系”，不易简单地作出“道德滑坡”的判断，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落、道德边缘化和道德状况恶化现象，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场讨论，揭示了社会道德状况在某些方面的弱化，表现出对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建设的一种期待和憧憬，也体现了一种对现代化的忧思情绪。90年代文化界、理论界关于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冷落而产生的角色困惑和对自己前途的焦虑意识，但在根本上，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今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所致文化危机的关切，反映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道德状况恶化的忧虑，是对放逐人文精神和道德边缘化的反省与批判。它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说明对人文精神的关切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当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科教兴国”已作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全民族关注的焦点。我们似乎还未完全领略到西方国家那种因“科技至上”所带来的社会困境。但前车之辙，后事之师。如何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使现代化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使现代化真正成为“为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唯物”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大业所面临的世纪难题。辅之以人文精神的约束，使现代化获得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人性内涵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现代化的忧思，无论是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方式反映出来，还是以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关于道德状况和人文精神的反思和呼唤方式反映出来，它其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即要以理性自觉的方式来把握和推进现代化，而不是放任现代化的自然演进和发展，将人类带上无目的无边际，远离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追求的境地。在世纪大转换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尝试的“冰山之尖”。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地球时代新价值论的彰显和孕育中的人学观的革命，就是这种尝试的典型表现。

##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观的转变

从时间性来看，真正意义的高等教育是在“现代”这一历史时期形成的，是以现代科学进入大学教育为显著标志的；从价值追求来看，高等教育从其发生之日起，就以促进人类理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为价值取向。现代高等教育究其实质是“启蒙方案”的产物。这种“发生学”意义使得“工具理性”一直主宰着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

在中西方历史上，教育都是神圣的事业，是以人自身的完善为目的的。从孔子阐发的以“君子理想人格”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由民”身心陶冶的“自由教育”教育无不以人格的完美思想的自由发展为内涵。高等教育只是在科学勃兴和理性增长的时代才从教育“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教育形式。在“层次”上它处于教育中的较高层次，成为“高等”教育；在性质上它具有专门性，成为“专业”教育。由于现代工

具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高等教育独特性的相互激励，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确立了一种科学知识的文化典范，即以科学知识、技术能力等外在于人的精神道德世界的方面，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作为现代化的最终诉求。在这过程中，高等教育逐渐步出了“教育”范畴，逐渐疏远了人的道德精神世界。在科学知识的文化典范下，价值体系及观念被认为不是“知识”，没有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于是伦理教育或价值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飘摇不定。高等教育演变为一种“人力教育”而不是“人性教育”，教育的超越性理念坍塌了，“适应论”大行其道，高等教育放弃了长远责任，徒以迎合眼前的实际需要为圭臬，人类整体知识被肢解了，知识变得支离破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裂了，教育成了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工具，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教育的本质被遮蔽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成了一种偏狭的教育。可以说，高等教育现代化顺应了启蒙理性的发展逻辑，成为“工具理性”凯旋的注脚，是以牺牲“教育性”为代价的。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历史时期，人们从高等教育表面繁荣的背后，感受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危机和偏狭。无论是思想大哲对高等教育的理性沉思和批判，还是布衣平民无可奈何的顺应，现代社会与文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对高等教育的不满，要求为高等教育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

相对于一般教育，高等教育的确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是在“教育”这一大范畴下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牺牲高等教育的“教育性”去追求这种特殊性，不能抛弃人的自我完善和自由发展去扩张这种特殊性。任何教育，无论它处于什么层次，以哪一方面为侧重点，致力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应是其安身立命之所，都是其根系所在，人的自由、超越、完善、德性都应是其根本性内涵。即使是在“工具理性”当阳称尊，高等教育完全为实利所主宰的现代商品社会，教育的人文诉求也从未停止抗争，人们对教育的本真意

义的追寻意识也从未泯灭。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教育之真精神复兴的气息。

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的深入，要求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呼声的普遍高涨，人类的自我批判、自我控制意识正在逐渐加强。人类正在致力于解决自我崇拜、自我膨胀所导致的现代化困境，正在开始一场“人的革命”以向真正的“人”回归。在这样一种文化大势下，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我们必须检讨由启蒙方案发展以来的知识与教育的典范，必须思考大学教育的定位与定性问题”<sup>①</sup>。必须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观念的根本变革。大学教育的定性，就是要认识到高等教育是“属人”的教育，而不是“唯物”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而不是“人力”的教育，使高等教育回归到“教育”母体之中。大学教育的定位，就是要改变高等教育跟在社会现实文化后面亦步亦趋的状况，使之真正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引导和推进力量。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观念的根本转变，就是要走出“工具理性”和实利主义的迷雾，把“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和主题，把造就现代化的人——具有主体意识、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实践主体，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的。高等教育的重新定性，实现现代化观的根本转变，实质上是要面向新世纪，建构一种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哲学，实现高等教育的“革命”。

建构面向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哲学，必须对受工具理性主宰的现代高等教育理念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但是，我们不能像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彻底拒斥“现代性”那样，去宣布高等教育现代性的死亡和彻底破产，而是要像哈贝马斯所主张的那样，力求通过对

金耀基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见鲁洁主编《华人教育：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望》，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

“现代性”的解蔽，重新开出“现代性”在对科技教育理念有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谋求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整合或有效平衡。因为科学技术是我们文明的中枢，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资源。真正的科学是真善美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现代科学所致的“野蛮”并不是科学自身的野蛮，而是人把科学世界的法则带进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导致了人的生命世界的“殖民化”——实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僭取了生命价值，是人像在西方中世纪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科学，最终才使人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因此，我们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批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对人的批判，以实现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

## 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探索

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观不仅形成了实利主义的高等教育理念，而且形成了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把人与现代化隔离开来，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与人的价值追求无涉的自然历史过程。要么把现代化看做是无主体的发展过程，要么为现代化设定一个“形式”主体——实体化的高等教育。因此，便有从高等教育结构是否合理优化、教学技术与手段是否先进、教育设施设备是否“现代”、高等教育是否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否达到了大众化水平等方面来理解与认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种种观点。人们极尽所能，把现代社会中种种最先进、最时髦、最能体现“现代”特色的高等教育外部特征统统纳入高等教育现代化“囊中”，唯独不把人的现代化与之联系起来。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只是注重对业已发生的“事实”进行研究，对

“实体”进行研究，以求通过对“事实”的描述或说明达到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表面现象的认识。它往往很难与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历史研究”区别开来，很难触及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性。

高等教育既是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某种实体性，但它同时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方式，是人通过这种独特的实践活动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的目的性活动。高等教育的“实体性”方面，只是教育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外部条件，是从属于人的教育价值追求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体”并不是实体化的“高等教育”，而是追求着价值理想的“人”自己。因此，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主要不是高等教育实体方面的现代化，而是人自身的现代化。所以以“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具有实然和应然两重性这一独特性认识，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这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若非如此，我们很难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反思—建构”范式并不排除“事实研究”，而是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方向。既要研究“实然”，也要研究“应然”。

遵循这一思想，本书以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在整体上运用“反思—建构”范式，通过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抽象出几百年来主宰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的教育理念，并对之进行分析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新发展理念、新价值观、新人生观作为背景，探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真正本质，建构一种新的高

等教育哲学。当然，这种研究只是局限在理论层面。特别是在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殊矛盾进行研究与探讨时，也主要只是从高等教育现代化理念入手。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人们普遍关注的“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的矛盾、大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矛盾等问题，因考虑到全书的整体思想和逻辑一贯性，未作专门论述。

下面扼要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各部分的逻辑联系。

第一章：现代化理论及其今日之课题。本章的目的是引出问题。主要归纳分析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研究范型”和“历史学研究范型”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诘难与批判的分析，引出现代化的价值定向和现代性的重建是当今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以之作为我们思考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逻辑前提。

第二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与理念。通过对高等教育从传统大学教育发轫，经由科学教育阶段，最终走向技术教育时代的分析，揭示高等教育现代化理念的演变轨迹。

第三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以上两章为基础，通过对当今时代的文化矛盾与主体意识的把握，从时代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追问与呼唤出发，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体价值和应然追求进行揭示，确立人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体和主题。为高等教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确立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第四、五章：高等教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以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作为基础，主要通过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过程等问题的重新思考，提出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新认识。

第六章：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理念的特殊矛盾。运用前两章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以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作为背景，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生类型和实际状况，揭示了中

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在主体性教育理念、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社会本位论与个人本位论、教育传统与现代性等方面所面临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矛盾，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特殊矛盾的可能选择。

# 第一章

## 现代化理论及其今日之课题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给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当前，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实践，发展中国家正结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探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随着现代化向纵深方面发展，现代化理论经历过不同的理论形态，目前正遭遇着时代的挑战。

人们曾坚定地相信，现代化运动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完美的社会，将带来人的彻底解放。现代化实践也部分地证实了这种信念：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促进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认识自然、主宰自然的能力得到无可辩驳的确证，现代社会维护着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但是，与之相伴随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也正愈演愈烈。人类在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又经历着高度精神

文化矛盾的炼狱。以后现代主义为主潮的文化和批判思潮，对现代化展开了猛烈批判。对现代化进行反思与建构，凸现了现代化的价值定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代化运动及其理论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

## 第一节 现代化研究的由来、视角及理论范型

人们一般认为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 首先在西方兴起 因而 关于现代化的研究 自然首先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界产生。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界的现代化研究，有其深远的历史和哲学基础以及清晰的学理脉络 而真正蔚为大观的 则是本世纪中叶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形成的现代化研究热潮。人们所说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 50 - 80 年代期间，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形成的。当然，二战之后，获得独立与解放的各民族国家，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受国家的政治重建和经济振兴所激励，现代化研究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研究的重点和主题受本国历史和传统的深刻影响 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有较大的差异 但总的来说 很难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

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 其实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研究领域 是由各学科的学者从本学科视角出发，对现代化运动的某一方面所提出的理论认识的集合体。这种从不同学科视角，针对现代化的不同方面所提出的理论认识 直到今天 仍很难说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着诸多争论与冲突。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对现代化进行理论研究的兴趣，也没有为人们从总体上把握现代化设置障碍。相反，正是这种多学科的现代化研究成果，为人们从总体上把握现代化，认识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基础。由分化到综合 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 也是人们认识事

物 把握事物本质的必然选择。

## 一、现代化研究的由来

### 1. 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源头

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的“现代”只是具有相对意义基本上生活于每一时代的人 都把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称之为“现代”。但是 作为现代化理论研究所涉及的“现代”则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也失去了其相对性的意义。在西方，它特指经历了中世纪千年黑暗之后人类逐步走向光明的时代。特别是指科学革命之后，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化的思考与研究，也正是受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所触动。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现代化的事实与现代化研究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正像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了几百年之后，西方思想家才着力研究它并冠之以“文艺复兴”一样，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现象，也是先于学者们的研究的。

现代化观念和现代化理论究竟何时诞生，以什么人的什么思想为标志，人们对之并无考证兴趣。因为社会变迁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以及对现代化的研究，作为区别于过去的历史学家用“神意论”和“循环论”来解释社会变迁的一种理论 则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际。它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出现的进步观念。这种进步观念对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研究有着深刻影响，即确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循环的过程，确信人类将走向光明的未来。进步观念建立在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认为，后天的经验是人获得对事物认识的源泉，关于经验的天赋观念是不存在的。人类的观念是一个由不明晰到明晰的过程，人类的知识是一个由少到多，去假存真的过程。只要不断地使观

念明晰 不断地修正谬误、补充新知 社会就会产生进步。孔多塞认为 人类的进步 可归结为人类精神的进步 其实质就是理性的解放和理性的进步。理性的进步 不仅使人类摆脱偏见、迷信、因循守旧等不合理的东西 而且将直接给个人带来幸福 给国家带来繁荣。理性力量的不断增强 将在未来逐渐地消除国民之间、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将导致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这种人类所独有的理性 就是日益兴起的科学的进步以及应用这些科学理论而实现的技术进步。

这一历史时期西方社会所产生的这种进步观念，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这种进步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与工业革命的汇流，直接导致了进化论思想和现代发展思想的产生。

18 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向人们展示了建立在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进步思想的具体图景，使原先不甚明晰或只是停留在憧憬和信念阶段的人类进步观念，获得了活生生的确证。以工业社会为主题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进步思想得以产生，并获得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圣西门和孔德在人类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规律”说（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基础上 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军事社会、法律社会、工业社会。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发展的递进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各阶段社会的主要特征，使人们的社会进步观念层次化、具体化。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作为古典社会进化论的创始人，他坚信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不可能逃脱普遍进化这一规律。他从社会进化由简而繁的原理出发，描述了社会进化过程中简单的、复合的、两重或三重复合等几个主要社会类型的特征，相信“人类已经、正在和将要向着一个满足伦理要求的方向迈

进”；理想人的终极发展具为逻辑上的必然”<sup>①</sup>。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社会进化论逐渐取代了古典社会进化论。新社会进化论一改古典进化论在评价和判断社会进步时所带来的主观性，力图把一个活生生的、客观的现代社会图景表现出来，从而避开与进步纠缠在一起的主观意志，用“社会总体适应能力的提高”和“文化上全面能力的提高”来描述和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功能，并与前现代区别开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密切关注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社会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变迁理论。而韦伯则以理性化为主线，来描述社会发展的过程，刻画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韦伯围绕理性化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思想，对后世特别是二战以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现代化理论的源头活水。

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研究的关系。罗荣渠教授指出，这是一个长期为西方学者、原苏联和中国学者所忽视的问题<sup>②</sup>。历史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放弃了以前所采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一历史分期法，他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为考察对象，提出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分期，强调了 19 世纪这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时代，将它称之为“现代社会”。这个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是：①大工业兴起了；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并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产生了以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

转自：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1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的力量；④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观念，马克思提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①</sup>而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必然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论断，则是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直接论述。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过“现代化”这一概念，但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思想中包含着对社会发展和“现代社会”的真知灼见。

## 2.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西方社会中的进步观念以及新旧社会进化论，只是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研究的历史源头。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理论，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肇始的。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现代化”这一学术术语真正在何时何地由谁首先使用，但二战之后的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确是现代化研究的重镇和中心。1951 年 6 月美国《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学术会议，讨论了当时有关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的各种理论。与会者感到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了<sup>②</sup>。现代化这一学术术语，是对社会进步、社会变迁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的多方位变化的总概括。由于人们不可能只是停留在总体方面对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变化进行一般描述，因而现代化研究一开始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侧面进行具体的研究，表现为多学科研究性质，五花八门的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

② 参见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